

纪念

永远的柯岩

——纪念柯岩逝世十周年 □陈玉福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老家的乡村小学执教，课本里有篇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深深打动了无数师生的心灵，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柯岩。此外，当时教育行业订阅最多的杂志是《儿童文学》与《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的扉页寄语“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驶向知识的海洋。”署名正是柯岩，每期杂志一到手翻看目录时便下意识地去寻找柯岩的名字，迫不及待地去阅读她的作品，然后抄录下来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并写进学校的黑板报以供师生们一同阅览。那时尽管与柯岩老师素未谋面，感觉中与之相距甚远，但心底里却有一份自我认可的熟络，觉得心灵上总能产生共鸣，再到后来，柯岩老师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出版，我专门骑着自行车跑去县里的新华书店购买，回家途中便忍不住阅读，直到天黑才惊觉自己竟在乡村小道边一坐就是大半天，而小说也已经读了一半。

《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成长与教育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柯岩老师以纯美的诗笔描绘现实，通过对那些灵魂受到伤害、性格扭曲的青少年形象的刻画以及他们找回自己良知与尊严的人生经历，指出了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对当时中国教育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一度混乱的现实进行了抚慰人心的理想展望。《寻找回来的世界》第一次触及青少年犯罪，书中人物不囿于高墙之内，和整个社会相呼应，描绘了那些灵魂经历蜕变的痛苦和新生的喜悦，挖掘出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诗意与美好，体现了“世界只有一个，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同的世界”这样一个主题。通读这本小说，沉醉在柯岩老师构筑的文字世界里，我对教师的职业责任有了崭新的认识，对作家的职责也有了更为清晰明了的认知。对此之后，我自己也在写作时逐渐学会了思考之后再动笔，确定了将社会正能量融入写作的创作思路。

再后来，《寻找回来的世界》改编为电视剧搬上屏幕，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并好评如潮，随后柯岩老师编剧的另一部电视剧《仅次于上帝的人》(又名《红蜻蜓》)热映。这是一部以人物贯穿，每集又相对独立的电视剧。故事是从中学女教师杜帽接受一个乱班开始的。她以强烈的责任心投入工作，甚至放弃了她的休息时间，力求了解每一个孩子，并根据学生们各自的不同特点，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做家长的工作，求得了谅解和支持。她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与学生交流沟通，做同学们的好朋友、好老师，出色地转变了这个落后的班集体。以她的爱心为凝聚力完成了一个个塑造人的工程。故事的背景为前几年的经商热、出国潮、赌博风、穴穴风等对校园的冲击，反映孩子们身上的厌学、撒谎、早恋、自杀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地介入。杜帽和她的同伴在净化校园、净化孩子心灵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和丰富的信息量，展示了广阔的生活面。

20多年前的一个赶集天，狗街烟叶站收购场上来了很多卖烟叶的人，我们所有检验烟叶的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同事黑老表却忙里偷闲，和一个花枝招展的舞族姑娘在一旁说悄悄话去了。一会儿，黑老表喜上眉梢跑过来贴着我的耳朵说，他和九道箐的姑娘说好了“赶热闹”的日子。三天后对方有五个姑娘参与，邀请我一定要去参加。所谓“赶热闹”就是舞家姑娘三五成群约会，“说日子”就是口头说定约会的时间地点。一般姑娘都会取下手镯交给男方，到见面时以信物为证。

黑老表是地地道道的舞家小伙子，工作之余他把孩子调了又调，用松脂把那二胡的马尾擦之又擦，仿佛是要去打擂台赛。

那天，夜色来临，我们匆匆忙忙换上绣满山茶花的舞族服装，带着孩子二胡悄悄溜出了门。五个女拼了六块八角钱，到供销社买了一些糖果、饼干、菠萝汽酒。顺着山梁往前走，月亮升得越来越高，把汪洋一样的山朦朦胧胧如诗如幻。一路上，黑老表他们把孩子弹得淙淙响。不知不觉就到了高山顶上，密密的松林里突然空出一块球场的草坪。月光如水，山梁、松林、草场，一切好像都在牛奶中洗过，一股久违的兴奋窜上心头。

山风，月色是如此的，美。我们刚到不久，姑娘们也来了。五男五女，双方见面，不停地嘴里咕嘟地说着舞话。我似懂非懂，黑老表把一个叫诺买的表妹介绍给我。

平日耳听这些舞家小伙弹弦子，节奏简洁明快，总以为左脚舞也很容易跳，就像在大学里跳交谊舞一样，只要踩着鼓点就是。可左脚舞一开场，让我出尽了洋相，无论我怎么仔细听，都踩不合节拍，出脚总是不一致。原来，我这身格子衫、牛仔褲与他们格格不入。我总想在他们优美的舞姿中找到固定的规律，可是每一支调子都有不同的舞步，不论是踮脚、崴脚、对脚、合脚，看上去都是轻盈飘逸。

跳了几圈，难以合群的我已是汗流浹背，只好退出，枕着月光当观众，看他们尽情表演。

这时候，柯岩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在一个学者、作家、诗人之上又多了一重编辑的新身份。她是当之无愧的多面手，把笔触深入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各个角落。连续两部反映青少年教育问题的作品面世，于我的想象中这位作家必然是棱角分明、清睿智的学者，或许还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满面严肃一丝不苟。而事实上，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柯岩老师，我却不知道眼前双手翻飞打着毛衣，一边笑语温言的“阿姨”正是我一直以来特别钟爱，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影响的柯岩老师。

那是2006年的中秋节，我早已离开老家成了“北漂”一族中的一员，时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中心副主任，陪同法制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易孟林先生、秘书长蒋卫岗先生等前去拜访贺老之老先生。贺老家里的陈设简单朴素，客厅里张挂着素雅的字画和贺老以延安宝塔山为背景的一幅剪纸作品。最引人瞩目的是书柜上摆着一个别致的相框，里边是贺老与夫人的合影。彼时，我更不知道柯岩老师就是贺老的夫人。一经介绍，我吓了一跳：“您就是柯岩老师？”时隔多年，从第一次接触柯岩作品到亲见本人，我承认自己是震惊而喜悦的。柯岩老师放下手中的毛衣笑着问：“怎么，不像？”我实话实说：“我以为柯岩老师是一位刚直不阿的男性作家，没想到却是一位慈祥的阿姨作家。”大家在笑声中拉近了距离。贺老开玩笑地说：“你可以叫她小迷糊阿姨，柯岩有本诗集就叫这个名字。”在柯岩老师面前，我的确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一向的仰慕和尊敬使然，我觉得称为阿姨不够礼貌，可是柯岩老师一点都不在乎虚礼，坚持让我称呼她阿姨。就这样，柯岩阿姨取代了柯岩老师，在往后的数次见面中，我一直都执晚辈礼，将贺老和柯岩阿姨当成了自己文学道路上最为敬爱的亲人。

在易孟林会长、蒋卫岗秘书长和贺老说话的间隙，我站起来参观贺老的家居，发现在这个家里布置了两间书房。柯岩老师带着我一一参观，看出了我的疑惑，她幽默地说：“我们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工作(创作)的时候是两个书房，背靠背。到了吃饭的时候，是一个厨房，面对面。”大家又一次被柯岩老师有趣的话惹笑了。没有见到她本人之前我完全不敢想象，她就是这么一位性格爽朗、豁达，谈吐风趣、平易近人的长者，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第二次见到柯岩老师，是我的新长篇小说《女国土局长》定稿，请贺老为我题写书名，还有写作上的一些问题要向柯岩老师请教。这一次见面，我提出了“柯岩”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柯岩老师说：“我们中国古代的人把绿绿的小苗称之为柯。岩就是大大的坚硬的岩石。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树来的，因此，凡是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将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扎根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中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



演。“高山顶上茶花开，阿哥阿妹跳脚来，摘朵茶花胸前戴，胸前戴，舞家姑娘人人爱，人人爱……”“隔是隔山箐，箐呀箐隔山，隔山阿老表，你要来呢嘎，隔山隔水不隔心，做姊做妹要真心……”

一曲又一曲。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全都倾注了进去，弦子的音调也就悠扬欢快，舞步更是优美翩翩，小伙子们动作矫健有力，精心打扮过的姑娘们都如同一朵朵鲜艳山茶花。也许是跳累了，也许“赶热闹”的形式就是这样，中场大家坐下来休息，喝酒，吃饼干。笑声随月光洒落在山谷、草地、树林。

这时，诺买表妹羞涩地靠近我，坐到了我身边，“老表——老表”地喊我。面对这个身材修长俊俏的姑娘，一双大眼睛在月光下目光更加清澈，跳脚后红红的脸庞如一朵盛开的山茶花。我不知说什么好，大学毕业分配到边远山区工作得不如意，心情长久地压抑，只是朝她点点头。随后，强装笑脸，和她频频举杯，邀一轮圆月。

淙淙的孩子再次响起，月亮被跳得越来越低，眼看就要落到山那边去了。舞曲少了开始的欢快，多了一份离别的愁绪。“阿老表，天亮了，阿表妹，亮天了，小小公鸡叫呀叫三声，天亮不亮送你回家了……”看得出他们是多么的依依不舍。

第二天，小伙子们一直兴奋在昨天晚上“赶热闹”的情绪里，对这次“赶热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柯岩

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中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

那些年我在北京，创作上还算勤勉，几部新书也成了当时的畅销小说，这与柯岩老师的鼓励与指点脱不开关系。正因为有这样一位亲人般的老师不断激励，榜样在前，那些年直到现在，每当我在创作中有所懈怠和迷茫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柯岩老师这番话，她坚持不懈、奋斗不止的精神鼓舞着我一直往前。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和“8·8”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全国人民援助甘肃救灾和灾后重建，留下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浓浓情谊。为了答谢这份深情，甘肃省陇剧院在全国“两会”期间，带着甘肃人民、陇南灾区人民的重托，走进首都北京，为首都人民和“两会”代表委员献上了三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特别奖”的陇剧精品《宫阙情歌》《苦乐村官》和《西狭长歌》。

受甘肃省陇剧院委托，我特意去拜访柯岩老师并送上请柬，邀请她与贺老一同观看演出，柯岩老师一听没有任何犹豫当即答应。我高兴之余，又很为他们的身体担心，但柯岩老师健朗如初，看戏那天反倒催促提醒我早一点出门。两位老人虽然都已80多岁了，可是她们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说起戏来，兴致勃勃，有分析有评论，让人心服口服。柯岩老师不但对三部戏蕴含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中肯意见。陇剧院在后面的演出中根据柯岩老师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了修改，使三部戏从整体上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水准。

2011年，尊敬的柯岩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和影响了几代人的数百万字的作品却永远留在了这个人世间，她的诗歌与名字已然镌刻进时代脉搏，在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下永久的烙印。柯岩是一代人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她为青少成长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必将于岁月的深处永放光芒、历久弥香。

今年是柯岩老师逝世十周年，摊开书架上珍藏的已经泛出古旧色泽的小学教科书，诵读那首脍炙人口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些年与柯岩老师交往的情景。一幕幕画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事实却是斯人已逝徒留怀念。身在大西北一隅千山万水之外，对着星空不禁怅然而问：十年生死两茫茫，柯岩阿姨，你在哪里？

一个多日后，黑老表又和来卖烤烟的姑娘说成一回“赶热闹”的日子，在山区枯燥无味的我答应和他们一起去。

当我们“赶热闹”一切准备就绪时，县烟草公司突然来了电话，说我们站调拨的烟叶在烟厂的验收中降级严重，必须立刻翻库整改，等待第二天来检查。站长训话后，小伙子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开始加班至凌晨四点，平日嘻嘻哈哈的同事那一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热闹”泡汤了。

清晨，睡意正浓，老站长在烟叶站骂开了。原来，我们“赶热闹”失约了，烟叶站的大门被人用白刺花枝条捆绑得严严实实。很快真相大白，这是姑娘们对我们失约的惩罚。接下来，我们五个被训话并各自写了检讨，深刻认识给烟叶站造成的不良影响。

烟叶收购快要结束时，姑娘们又约着来交售烟叶。她们在大门外的水池边洗过脸，换好自己缝的绣满山茶花的服装才进来，姑娘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烟叶检验成什么等级。我帮诺买检验烟叶时，发现她衣服上绣着的山茶花特别鲜艳好看。临走时，诺买表妹拿出一包软软的东西送给我，我准备打开时被她制止了。下班回到宿舍，我迫不及待打开一看，诺买表妹送我的是一件粉蓝色的绣着山茶花的衣裳，衣袋里装了两包金沙江牌香烟。

不久，我调离了狗街烟叶站，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县城，结婚成了家。

岁月流逝，衣带渐宽，那件绣着山茶花的粉蓝衣裳，已经不那么合身。而我居住的舞园里，却不时听到《高山顶上茶花开》的左脚调，那旋律中的音调，仿佛是当年的诺买表妹在歌唱。



周四晚上我收到一封来自卢晓蓉老师的邮件，卢老师是严家炎老师的爱人，原来她和严先生住在双井恭和苑养老中心，与周围朋友们相处融洽之余，发现此地老年文化活动甚是丰富多彩，每周有写字、绘画、写作、切磋交流，还有读书会、唱歌、跳舞、手工等多种活动，从中知道了一些人的故事，这些比新中国还年长的人和事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恭和苑位于百子湾南二路与黄木厂路交叉路口，内部空间宽敞，大堂对面的走廊上摆满了花草，据说是这里的老人种的。进门是一处会客厅，要先在这里填写访客信息，穿过走廊，是各个活动区域，可以下象棋、弹钢琴，甚至还有舞蹈室可以跳舞，另侧二楼有一个宽敞的剧场，名为多功能厅，有时会有歌舞团的演出及各种文艺聚会等。教书法的李老师在1938年生人，在这里算是“年轻人”，前辈们在这个年纪对文艺生活葆有的热忱令人震撼。

1926年，邱鹤翔出生在浙江省常山县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农村，离县城还有四十华里。小时候，村里请来一位私塾老师。他在私塾读到12岁，母亲让他的哥哥送他到县城小学去上小学，在县城读完小学和中学，又考到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文学政治系，同乡的大学生加上他只有两个。

“当时工科跟文科差不多，政治系就是讲法律方面多一点，跟一般文科没有区别。”邱鹤翔从大学毕业就迎来了解放，继续留在上海参加工作。两年后，因为北京各单位缺人才，需要从上海调一批大学生到京工作，他作为被抽调的16人之一，来到了向往的首都，安排在新华书店总店做文书。

1957年，他受到行政处分，被送到天津进行劳教，获赦后又被迫强制留用，这期间通过书本学习和向工人打听，加上平时爱动脑，他掌握了不少本事，自学木工技术，做家具、盖房子，样样能干。后来落实政策，安置在天津市郊区一个农业合作社当售货员。又过了一年时间，他才终于调回北京原单位，分配做报纸编辑工作，又不到一年，他升任为主编，一直工作到退休。

读中学时，邱鹤翔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他念的中学叫浙江第一临时中学，有些课没有老师，校长就自己拿着书本上台应付差事，只是为了多领一份代课工资。少年血气方刚，邱鹤翔很看不惯校长的行为，认为应当请正式教师来上课，于是就参与组织了学生罢课。暑假结束后再开学前，他收到一封开除通知。因为无法复学，加上形势混乱，他只好跑到江西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遂改名邱陵，一直使用至今。邱陵性情耿直，始终保持着敢于说真话的性格，看到他人的不良作风，他会直言纠正，到了单位也总是提出不同意见，得罪过不少人。他之所以受到劳教处分，与其个性不无关系。

退休第二天，老邱就被一家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印刷厂厂长请去做顾问。有天，一个年轻人来厂里办事，与老邱闲聊甚欢。这个叫景舜逸的年轻人是一位专攻石鼓文的书法家，师承著名书画家那启贤先生，后又跟启功先生学字多年，他发现老邱对出版业很熟悉，希望能帮忙出一本书。1990年，景舜逸的第一本书《景舜逸临石鼓文》在老邱的帮助下出版了。正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邱陵先生自己也获益匪浅。在景舜逸的鼓励下，他开始学习书法。先从楷书练起，但不久就发现自己不喜颜真卿，而青睐柳公权。按部就班地也学了行书与楷书以及隶书、篆书，逐渐竟也开始在各个书画展拿到了奖。开始只是鼓励奖，后来拿到了三等奖、二等奖，最后在全国出版界的书画比赛上取得了一等奖。

邱陵除热衷于书法外，还协助友友审改书稿，往往还得写序言及编后语，近期即为山东威海的女书画家的《陈伟书画作品集》写序(该书已出版)，总之是一位闲不住的人。

邱陵认为，身为老年人也应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不要让自己成为国家和子女的负担，能发挥多少力就发挥多少力。他会给周围的朋友一些写字上的建议，他的经验是：“去书店买字帖，要看着喜欢的，满意的才买，看到讨厌的字体根本就别练。字体要喜欢才能练得好。练到一定程度就脱体了。根据对几种体的理解，集中在自己的字体里面，即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陆玉俊原姓朱，出身军人世家，祖父保定讲武堂毕业，后随孙中山一同闹革命。大伯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被派往意大利学习飞行。回国后在一次飞行表演中飞机出了故障，人没有抢救过来。临终前去病房探望的人中，还有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大伯牺牲后，陆玉俊一家成了革命遗属，她的亲生父亲因此被送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前往西安，陆玉俊父亲是专机机组成员之一。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回了南京，随行人员则留在西安由陕军收编参加抗日。父亲在中条山战役中光荣牺牲。父亲牺牲后，陆玉俊随母亲回到老家云南。1942年母亲带着陆玉俊和妹妹，随马帮到重庆投奔继父。一路上年幼的她，坐在马背上的箩筐里，翻山越岭，道路难走，土匪又非常凶恶。有一天马帮在一块大石旁歇脚，大石一侧埋伏的土匪，听到马帮中有人提到陆玉俊祖父的名字才没敢动手。

战争期间，陆玉俊一家在重庆、成都、广元、汉中等地兜兜转转了好几年。四川解放后，继父第一时间去登记了旧军人身份，进行思想改造。接着家人又回到重庆集中学习。这时陆玉俊已经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了，家属队中来了一位解放军指导员。因缺乏干部，需要从家属中挑选较进步的同志担任区队长、副区队长、宣传员，就把陆玉俊选出来当宣传员，带着大家扭秧歌、唱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前线缺少后勤人员，陆玉俊自告奋勇报名参军，获得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后勤干部学校学习财务。于1952年奔赴朝鲜战场，直到1955年才回国，后调任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文革”后转业到地方，在羊坊店街道办事处继续做财务工作。

1993年，陆玉俊从街道办事处退休，终于清闲下来，她就去老年大学学画画，从素描开始打基础，然后是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山水画对于她来说，不仅是陶冶情操的工具，甚至让她从几次大手术中脱险。“当初两次心梗，做了四次手术，搭了五个支架，我都坚持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要是不会画画可能早见马克思去了吧。画画，陶冶情操，这是最好的。”山水之于陆玉俊更是早年生活的记录。“山沟里出来的人对山水的美是情有独钟，我没事的时候最喜欢看云，包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站在窗户外，看着太阳和树枝都特别入迷。院子的树杈上有个圆圆的东西，好像是一个干果似的在那儿挂着。其实那是一个老树桩的影子，锯掉的树留下了圆圆的树桩子，太阳照上去反射到窗户上。影子和树枝在风的摆动下轻轻晃动的样子，那真是特别有滋味儿。”从云南老家到重庆的景色是她眼中最初的水墨画卷，陆玉俊说：“心里有意境、有山河，才能画好山水。”

2010年，退休后的李华丽到老年大学学习Photoshop和视频制作，之前她是一位远近知名的内科大夫，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学医对她来说完全是机缘巧合。李华丽的父亲是一名海关工作人员，经常换防，出生后一家在天津生活了10年，1948年搬到了香港，解放初定居在北京，这里是她母亲的家乡。李华丽读书并不算用功，但因为刚刚解放，国家非常需要初级医务人员，所以初中毕业后，学校可以保送医士学校，当时是一个中产。两年后，学校推荐她去考大学，于是她又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就读。大学毕业先分配到河北工作，1964年回到北京在大兴县医院，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李华丽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一心为病人着想，同事和邻居常找她夫妇二人看病，他们为群众义诊数千人次，甚至还几次登上报纸。

学习电脑期间，她也开始接触书法。“我的第一任老师叫夏天民，现在就在双井街道的老年大学。他教得特别好，从颜真卿这些大书法家教起，一笔一画，真是给我奠定了基础，让我从此爱上了书法了。第二任老师是首都大艺术系的蒋蓓教授，她是欧阳中石的学生，除了教给欧阳阳、褚遂良的书法技巧，还讲了很多书法历史中有趣的故事。2017年，我们搬进了恭和苑，原社工部部长跟我说好多老人都想学书法，但没有老师，你能不能组织一下？我心里有些打鼓：我不过是老年大学的水平，当老师行吗？后终于还是答应去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从来都喜欢帮助别人。2018年3月就成立了书法组，成立书法组最初人挺多，后来有些人眼睛不行了，逐渐固定到现在五六个人。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不会写，但现在大家已经写得越来越好了。我用Photoshop的技术给他们把字帖放大，每次做两三张，让他们仿着写，这三年差不多印了有200多份。”学员们学习的热情令李华丽感慨万千，她说这些老同志都已经七八十岁了，身体也不好，学习起来却非常认真，每次上课都交作业，令她十分感动。特别是全国第一位唱《江姐》歌剧主角的蒋祖缙老师，她天天刻苦写字，病中也坚持不懈，她勤勤恳恳的品格深深鼓舞着每个人。

当老师的过程也让她自己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到恭和苑以后，居住条件变好了，连饭也不用做，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写字。既然是当老师，我自己必须得写好了才能教别人，所以对我也是个教学相长的机会。”

除了书法，李华丽也非常喜欢文学作品，她提到2014年风靡的一首英文诗《我怕》中写道：“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喜欢阳光，但当阳光播撒的时候，你却躲在阴凉之地；/你说你喜欢风，但清风拂面的时候，你却关上了窗户。/我害怕你对我也是如此之爱。”这首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翻译，有普通版、文艺版、诗经版、离骚版等等，而这首诗能翻译得如此漂亮，也证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读诗对学习书法也有很大启发，让人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情感和意境。李华丽还提到，文字对于理解文化也有帮助，比如“夫”字要是表示农夫的意思，应该先写土再写人；要是表达轿夫的意思，应该先写两横再写人，因为那个两横是轿夫要抬的杆子；要是表达孔夫子的意思，应该先写天再出个头；要是表达大丈夫的意思，又要先写大再写横，这个例子正说明了汉字和中国文化所拥有的趣味和智慧。

心有山河气自华

恭和苑见闻

□丛子钰

